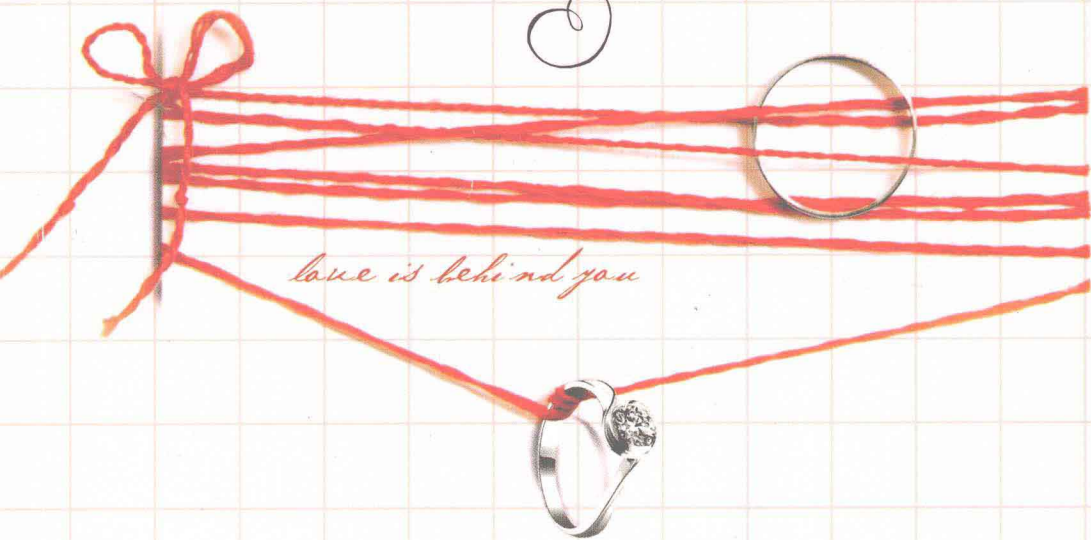


若爱咫尺



我 爱 你 ,

爱了很久，将来还会一直爱下去。

一段先婚后爱的浪漫诱惑
失散千金与地产新贵的情爱纠葛

左央秋秋
/作品
ZUOYANG QIUQIU
ZUOPIN

一个步步紧追，一个躲闪逃避，他们能否收获彼此的白首不离？

她隐忍淡漠，不敢去爱；他霸道肆意，设下她无法逃离的温柔陷阱。

愿用余生所有，弥补错过的时光，
珍惜到手的幸福。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若爱咫尺

左央秋秋

/作品

ZUOYANG QIUQIU
ZUOPIN

光明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若爱咫尺 / 左央秋秋著. -- 北京 : 光明日报出版社, 2013.8

ISBN 978-7-5112-4844-2

I. ①若… II. ①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29780号

若爱咫尺

著 者：左央秋秋

出 版 人：朱 庆

终 审 人：孙献涛

责任编辑：庄 宁

策 划：北京魅丽心晴坊

封面设计：龙 梅

责任校对：张 翀

责任印制：曹 净

出版发行：光明日报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东城区（原崇文区）珠市口东大街5号，100062

电 话：010-67078247（咨询），67078870（发行），67078235（邮购）

传 真：010-67078227，67078255

网 址：<http://book.gmw.cn>

E - m a i l：gmcbs@gmw.cn zhuangning@gmw.cn

法律顾问：北京市洪范广住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

印 刷：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装 订：湖南翰林文化商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：710×1000mm 1/16

字 数：250千字

印 张：16

版 次：2013年8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3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12-4844-2

定 价：25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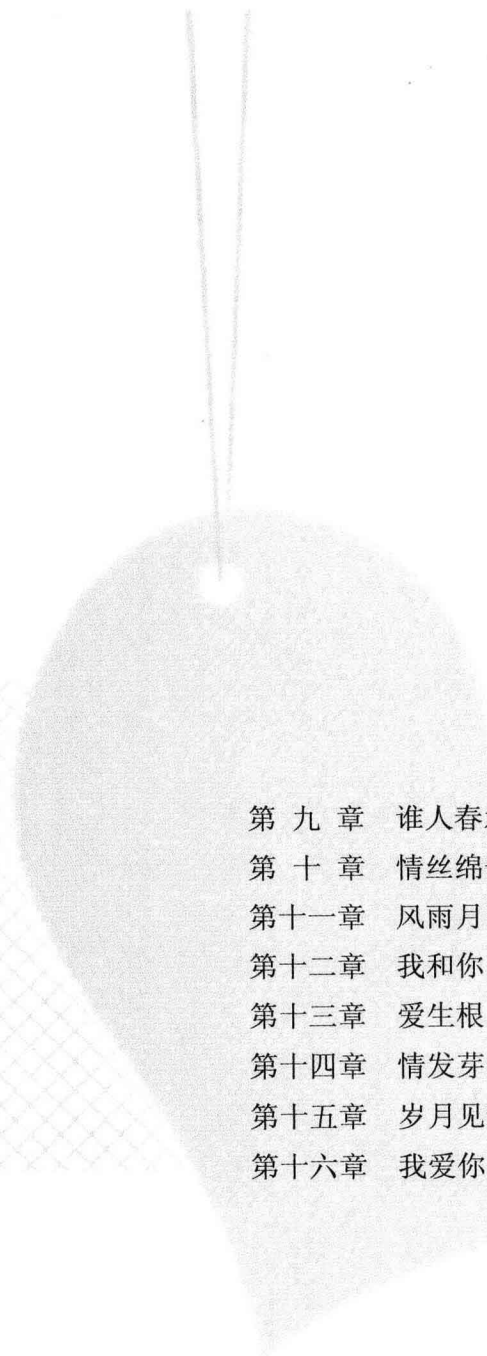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录

CONTENT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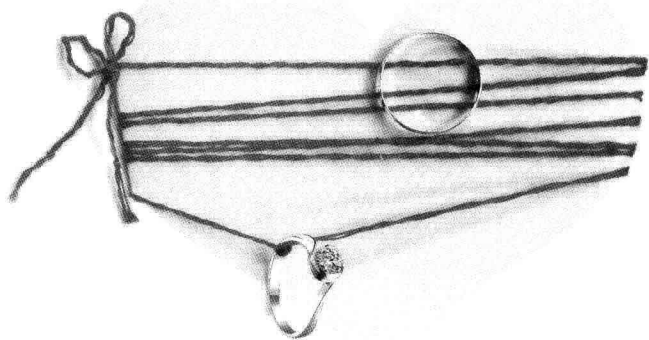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章	婚姻一线	/ 001
第二章	你我似陌路	/ 020
第三章	归去来	/ 036
第四章	何处是归去	/ 054
第五章	情似水	/ 069
第六章	爱如烟	/ 081
第七章	翻手云	/ 098
第八章	覆手雨	/ 112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 九 章	谁人春水心	/ 128
第 十 章	情丝绵长	/ 144
第十一章	风雨月的情歌	/ 160
第十二章	我和你	/ 177
第十三章	爱生根	/ 189
第十四章	情发芽	/ 204
第十五章	岁月见证	/ 219
第十六章	我爱你	/ 232



第一章

婚姻一线

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佳登格勒佛教堂。

牧师点着头，看向另一边，问：“尚霁曦女士，我代表教会在至高至圣至爱至洁的上帝面前问你：你愿真心诚意与吕潇先生结为夫妇，遵行上帝在圣经中的诫命，与他一生一世敬虔度日，无论安乐困苦、丰富贫穷，或顺或逆、或康健、或软弱，你都尊重他、帮助他、关怀他，一心爱他，你愿意吗？”

霁曦精致的脸上透出粲笑，红唇高高挑起，音色委婉，无限爱溺沉浸其中说道：“我愿意。”

掌声响起来，场下的人们纷纷站起身，祝福嬉笑不绝于耳，笑声在这座空旷高耸的教堂里回旋着，像放飞了自由的白鸽。

吕潇掀起她的面纱，俯身相吻。

礼节过后，霁曦转头，在人群中一眼看到坐在前排的姐姐，笑着冲她眨眼，甜美容颜也拢不住此时的幸福光环。

霁月也露出淡淡的微笑，跟着大家一起鼓掌。

昨晚，霁曦缠着霁月，问当初她结婚时的心境是什么样子，紧张？兴奋？还是别的什么心情。她任由霁曦摇荡着自己的手臂，微怔着一时半会儿竟没答上。

身旁的人纷纷上前为两位新人送上祝福。她站在离他们不远处，望着一身白纱圣洁美丽的霁曦，出神地想，自己当初结婚时是什么样子？在别人眼中是否也是这样圣洁美好？

可无论怎样绞尽脑汁，终是记不起当日的心境。

她苦笑。转头，身旁的人已揽过她的肩。

抬眸，她撞进段天年深邃漆黑的瞳人里，那里散发着慵懒的柔和与微微的疏冷，她看得清晰却不以为然地转过头，继续鼓掌，微笑。

“累了吧，一会儿送你回酒店。”段天年看着她问，嗓音环绕在耳，有

着他看上去的体贴与醇厚。

霁月点了点头，又看向已经走进车子的新郎新娘。

身旁，继母原悦岚圆润光泽的脸上笑起来，对着身旁的尚玉熊道：“你瞧瞧，段天年多紧张咱们霁月。”

尚玉熊浓眉微挺，笑着点头，即便在笑也未能冲淡他面上本有的威严。

“爸，我累了，想先回酒店。”霁月站在段天年身旁，看着父亲。

“嗯，你身子骨单薄，经不起来回折腾，昨几个又被霁曦那丫头缠了一宿，早点休息，明早我们回国。”

“嗯。”霁月点头，手抚了抚胸前的紫晶吊坠，眼角微微半垂。

“爸，原姨，我先送小月回酒店。”

“去吧，去吧，瞧你紧张的。”原悦岚说笑着，又顺势回头望了眼早已离去的新人，心中不禁怅然若失，一转眼，她的女儿也嫁人了。

彼时加利福尼亚正值秋分，下过雨，道路上铺满了飘散的落叶，秋色绵绵。

霁月一路无语，静静享受秋雨过后带来的清爽。不知何时起，她能很安静地坐上一整天或是一整周都不去挪动身子，而往往这样坐着时她自己也不清楚想了些什么。

段天年有一点很好，霁月不说话时，他很少多话，静默在她身旁，或走开。

车子一路行驶至酒店，到达门口时，已有车童上前开门。

霁月昨晚没睡好，头有些昏沉。她在门口等了会儿将钥匙交给车童的段天年，两人一起走回房间。

尚、吕两家联姻在京城不算新闻。父亲转业从商后，木材生意日渐独占鳌头，占据了国内市场大部分生意源。霁曦与吕潇来往多年也是两家人暗自默许的，水到渠成便只差举行婚礼。

霁曦从小被父亲疼爱，生性傲慢又颇爱使个小性儿，一家人由着她将结婚地点选在了加利福尼亚的教堂。

吕潇很宠霁曦，吕家疼爱儿子自然在这方面很是通融，任由霁曦决定，并为两家亲友们在这里备好了五星级酒店。

仪式结束后，两家人还要一起午餐，下午也还有公众派对，仅邀了一些

关系近的亲戚和至交。家人知晓霁月不喜热闹，便也由着她的性子让她先回酒店。

进了套房，段天年跟在霁月身后。他脱掉外套随意扔到沙发上，倒了杯冰水递到她跟前。

霁月接过杯子，小口入喉，冰凉沁肺，仿若外面残有的炎热一时间被阻挡在了一口冰水之外。

“我有些头痛，想睡一会儿，你先回去吧。”霁月微垂眼眸放下琉璃杯，径直走向卧室。

段天年还未开口，兜里的电话已经响起来。为了霁曦的婚礼，提前一周来到这里，他的电话自是没有断过。他走到阳台，低沉着眸子瞅了眼手机，嘴角上扬着接起来。

“你小子搞什么名堂？小爷今天大婚，赶紧给爷回来！”吕潇扯着嗓子在另一头叫嚣，嘈杂的乐声穿过话筒传到这一边。

段天年微笑，多年心思得偿所愿，又是心里在乎的人，估摸着这小子今天高兴，喝了不少。

他薄唇淡笑，别过头，浓眉下一双黑旋涡般的深眸望向落地窗另一边躺倒床上的女人，道：“小月有些不舒服，我送她先回酒店了。”

“得嘞，我道是谁能移得动我们段大少呢，‘尚司令’余威不减啊！”吕潇顿时坏笑起来，一副落井下石模样。

段天年但笑不语，眼神微眯着移开落地窗前的落影，转身将手搭上窗台，轻呵了口气，大笑道：“你小子少拿我打岔，老爷子现在可也是你老丈人了。”

“我这什么命啊，打小跟你拴一块儿，找个媳妇儿还能和你成担挑！”

段天年笑了笑，合上电话，静静望着雾气下的大都会，酒店楼层很高，下面白茫茫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

半晌之后，他转身走进卧室。

镶满碎金蚕丝的被面上，霁月安静地躺着。她身形高挑又瘦弱，清白如水的面上平静无波，黑而浓密的长睫覆在上面，两只小手自然地放到枕沿微微相握，犹如一只随时会受惊的小动物。

他走到床沿，拧眉深深望了她一会儿，转身离去。

霁月躺在床上，头痛令她的细眉微微锁起。

混沌朦胧间，她已站在了江南船头。

杏花春雨滴滴落下，浸湿了她的手臂，使得她浓黑的长发上沾满了水珠。

霁月迎风站在船上，江水摇荡，船头剧烈晃动着，她身子未动，如履平地般驻足在木船上。

风愈加大起来，她低头，望着船下凶险万分的滔滔江水，晶莹的脸上并未显出丝毫畏惧之色。

自小便与船为伍，跟着阿婆打渔过活，这点雨水也自然不在话下。

影像交替，她又站在了江南阿婆家的阁楼前，转身，一抹人影消逝。

她泪眼婆娑盲目地追着跑过去，跑了很远仍没追上那抹人影。

她气急，大口喘着闷气，几滴晶莹随之掉下，胸口突觉一阵沉闷，嘴角跟着不住颤抖。

光线明灭间手又被温暖覆上，她茫然抬起头，撞进一池幽潭般深邃的黑瞳里，那人看上去俊雅如玉，神情淡淡，面色沉稳。

他注目她半刻，开口对她说：“微月，你父亲让我来接你回家。”

他丝毫不因自己满面泪痕而有所错愕，反而一脸谦和淡然。

霁月蹙眉，心中慌乱，微月……微月？

噢，是了。

那时她是叫做“微月”的，母亲给予她的名字。

他柔和清亮的嗓音灌进耳畔，如在深夜飘进怀中的潺潺细雨，温和清冷。

他又说：“如果难过，不如与我结婚。我可以为你建立一处避风港，躲掉舆论，躲掉情爱，甚至，躲掉伤害你的那个男人，如何？”

一阵心悸，霁月猛地睁开眼。

入眼，一片漆黑。

她伸手在枕下四处摸索手机，拿出来，在屏幕光亮下看到数字时钟显示已是凌晨四点钟。

换了个姿势平躺，方感到身旁的人也已入睡，她侧过头，长睫微闪地望着段天年，他宽厚的臂膀在漆黑的夜里分外明显。

四周静谧，她只听到他均匀平稳的呼吸。

霁月睁眼看向天花板，除了黑暗什么也看不到。

她怔了会儿，复又闭上眼。

几个小时后，她醒来，习惯性地用手划向左半边床铺，慢慢睁开惺忪睡眼。

身旁空荡荡的只剩棉被。

梳洗过后，她被服务员带到餐厅用餐。走过去才看到吕家父母与父亲、原姨都到齐了。

不待父亲说话，霁曦已经跑过来，蹦蹦跳跳地将她拉入座位。

“姐，听说你昨天又不舒服了？没事吧？”

霁月摇头，温婉笑着说：“没事，睡会儿就好了。”

霁曦点头，仍是不放心，又吩咐了随行的医护仔细些。

霁月走到桌前问候长辈，然后坐下低头拾起刀叉，这时空空的白色餐盘上落下一块煎蛋。她没说话，低头开始吃起来。

吕潇看着段天年为霁月夹煎蛋倒牛奶，再看霁月，默默接受着，面上却毫无反应。他与霁月接触不多，却多少能由霁曦口中知晓，这位尚家失散多年的女儿，比较内向，性格说好听点儿是温婉娴静，说难听点儿就是毫无情趣。

他立时可怜起段天年，这种女人到了晚上一定沉闷得要死，登时又理解了他与谁家女儿、哪个明星的小道绯闻。

男人嘛，总要有懂你的女人。

吕潇嘴角牵笑，修长手指抚向霁曦的背，夹了块小肚牛排，温柔看着她：“你也多吃点儿，别忙了。”

霁曦眨了眨眼，笑起来。

吃过早饭，一家人便准备乘上午的飞机回国。

吕家在加州有房产，便多停留些时日，霁曦和吕潇要度蜜月，也留在这里。

霁月推开门，便闻到早饭香气。

“太太，早饭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叫先生下来了。”见她进门，宋阿姨

道。

霁月点点头，接过宋阿姨递上来的毛巾，擦了擦额头细汗，抬步走上楼。

由美国回到香港已经一月有余，段天年公事繁忙，应酬颇多，却偶尔也会回来住些日子。

霁月所在的小公司倒没那么忙碌，她只要做好文职该做的工作，到了年底还会拿到奖金。

她每天坚持晨练，以保证自己的身体慢慢调理到健康水平。实际上，她也没有过大病，只是抵抗力较常人偏低，容易犯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。

这些年，段天年在香港打理分公司生意，结婚后她便也跟着他住到香港来。他给她很大的空间，她自得其乐，省去了两人间不少的尴尬。

霁月不清楚段天年是否在香港还有其他宅邸，但她从不猜测段天年，她如今的目标很简单，做好段天年的称职太太、尚玉熊的好女儿、段家的好儿媳。

想着想着已经走到卧室门口，她握上金铜扶手，门已经由里面打开。

她吓了一跳，愣在原地傻傻看着穿戴整齐的段天年。

段天年身着劲黑贴身西服，扎着领带，身形高大挺拔，眉眼间俊朗如斯，看样子正要走出来，见霁月开门显然也是一怔。

门风带着清香飘到霁月面上，她垂眸晃了下神，又抬眼，说：“早饭好了。”

段天年漆黑的瞳人注目霁月几秒便快速移开，轻声应了句“嗯”，侧身走下楼去。

他已经重新换了香水，与昨晚回来时的味道截然不同。

霁月望了会儿段天年的背影，转身关上房门，也下了楼。

两人坐在主桌两边的对角，各自进餐。

偌大的檀香长木桌散着若有若无的香气，两人无话，只有杯筷轻碰出的清脆声响提示着餐厅里还坐着两个人。

早餐中间会偶有几个电话打进来，段天年用餐时间从不接手机，助理邹毅会替他挂断或委婉拒绝。

霁月夹了块米糕入口，甜腻润滑，便又夹了块放到碗里。

“段总。”特助邹毅由门外走进来，手里攥着段天年的手机。

段天年淡淡一瞥，示意邹毅按日常处理。

邹毅踌躇片刻仍未离开，早晨阳光尚好，泻进窗子打在反光的金属手机壳上格外刺眼。

段天年转头，又看了眼。

“段总，是汪小姐，她刚刚回来……”邹毅说话时又小幅度抬头瞧了眼对面坐着的霁月，声音逐渐放小。

段天年蹙眉，放下银筷，抬眸扫了眼手机，接起来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电话那边说了几句，声音不响，却能在安静的屋子里隐约听到对方芳菲妩媚的声音。

段天年嘴角微扬，轻笑：“知道了，到时我一定恭贺送礼。”

他随手合上手机递给邹毅，拿起餐布擦了几下嘴角，侧头道：“宋阿姨，下次不要再做米糕，太太胃不太好，不适合吃甜腻的东西。”

“知道了先生。”宋阿姨由厨房探出头，看了眼餐桌上隔着数丈远的一对夫妻。

段天年又看了眼霁月，她还没吃完。

“我先走了。”说着，他已然起身走向环廊。

霁月跟着他走出餐厅，将熨帖平整的外套由门廊衣架上取下为他穿上。

他看了眼表，浓眉微蹙，由于中间接了汪琳娜的电话，今天似是有些晚了。

霁月双手垂在小腹前，望着已经坐上车子的段天年，盯了会儿，才关上门走向房间。

霁月最近刚刚开始休假，她的年休假有十五天时间，香港的生活节奏快，因此她到了这家小公司便没休过年假，一晃三年。

段天年四年前离开家里，重新成立了祁宏公司。

三年前，分公司正式落户香港，他便亲自过来打理。她与他成婚，自然也跟着一起过来。

段家在北京曾是大门大户，祖上经商，到了段天年这一辈时却遭了同道暗算，家门剧变如暴风骤雨般来临，几日之间段家辉煌再无。

霁月去北京的次数屈指可数，拜访段家更是甚少，但看得出段家门风严谨，处事低调，不允许子女们过度挥霍，因而段天年在京时很少炫富。

来到香港后，再无段家人约束，他买下了这里的地皮，斥资建起了独栋别墅，开上了高档车。

霁月站在环廊上，盯着前面的衣架，嘲讽地想，或许他还有几个红颜知己。

她看着昨晚段天年脱下的Armani衬衫，J'adore的味道过分张扬。

霁月望了眼窗外的天，还不错，便拾起布袋走向门廊，对阿姨说道：“宋阿姨，我出去一下。”

“太太早点回来，今晚先生会回来用餐。”

霁月驻足片刻，轻声回了句“嗯”，便走出去。

迈巴赫平稳地驶在路上，段天年轻抚额角，手里的文件被他搁在一旁。

副驾上的邹毅回头望了眼，轻声对司机说了句“慢点开”。

段天年昨晚和一些地产商吃饭，喝得有些高，席间又遇上了汪琳娜。她与他相识有些年头了，快要散伙时本想去她那里再聊一聊喝上一杯，在路上，他接了堂弟天骄一通电话，临时改了主意，回了家。

家，于他而言那里算是落脚的地方。

偶然参加的会餐上，众多太太围着霁月相继送上羡慕的眼神，段天年能让霁月住上香港最豪华的独栋别墅，那是怎样一种宠疼。

可他眼里，她每每听到这样的话便只会露着淡淡微笑，好像在听别人的故事。

窗外景色一一闪过，他嘴角讽刺勾起。

电话响起来。

“段总，利胜同意咱们的条件，可以开盘收购。”邹毅合上电话，转过半边身子转述着通话内容。

段天年靠在车椅背上，侧脸被白日光线打出优美线条，棱角分明，漆黑眼眸看着窗外，似是欣赏风景，但邹毅注意到他左手食指放在腿上轻轻敲打。这动作细微，可邹毅明白，段天年是在思考。

果然，几秒后，段天年开口：“把广粤的股票全部抛了吧。”

“明白。”邹毅点头。利胜同意收购案，广粤自然不再被他们所需要。

邹毅转过身，心想这些年，段天年再不是那个初来乍到、白手起家还要逢人恭维的男人了，如今在香港的生意场上，段天年已然驾轻就熟游刃有余。

公司离别墅不远，驱车大概二十分钟左右，经过铜锣湾时段天年突然开口：“你中午去趟Burberry，我在那儿订了个包，晚上拿回去给太太。”

“好的。”邹毅点头。

实际上，结婚前的段天年在女人方面是从不缺少的，送给对方的小礼物、小惊喜，他都不需要太过于上心，秘书Bonnie全部会打理好。

而婚后，唯一不同的是他偶尔会亲自为尚霁月买些东西。

祁宏刚成立时只是一间小房地产公司。短短几年，段天年便让祁宏经历了并购、收购、上市和集资，而今在业界已经首屈一指，开创了一番新天地。

公司规模由最初的一间小公司发展到现在遍及整个东南亚大区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而段天年，经过这些年风雨沉浮，终于将段家再次推上商业巨头的位置，并站在这顶端，笑看风云。

总裁办公室。

Bonnie看着老板走进来，将早已备好的咖啡放在他的办公桌上。Bonnie是日裔，个子却高挑，皮肤又黝黑，不太像人们想象中的日本人。走到邹毅身边，她热情微笑示意。

香港人生活紧凑，但很热衷于夜晚享乐。十人里平均八人都会在晚上安排活动消遣。

段天年看了眼Bonnie，扬唇笑道：“Bonnie昨晚该不会又交了新男朋友吧？”

Bonnie瞪大眼睛惊呼：“噢，Boss，你怎么知道？他比我小三岁，我妈咪说中国有句话是‘女大三抱金砖’。”

香港公司这边大部分人是讲粤语，Bonnie的普通话整脚，却十分喜爱讲。

段天年已经坐到椅子上，拿起平放摆好的一份文件，低头思索，嘴角带笑：“原因在于你又换了香水牌子。”

Bonnie做出吃惊的表情向邹毅摇着头，两只手摆起来：“噢，Boss将来

一定是位好丈夫。”

她说话时，段天年并未理会，只低头端详手中文件，一副思索状，倒是邹毅眼神微暗，略低下头。

香港人十分讲究隐私权，见老板不再多言，Bonnie歪头一笑，扭着屁股走出去继续做事。她很识趣，懂得进退，这也是她能够在段天年的众多秘书中最得宠的原因。

“还有事？”段天年抬头，见邹毅还站在原地，挑眉问。

“洛蒂小姐刚由南非回来，听说是为了维护形象到那边参加公益演出，想约您晚上一起用餐，位子已经订好了。”

段天年并未理会，低下头道：“晚上我要回去，让她取消，请Bonnie帮忙为洛蒂挑辆车，我记得她喜欢Ferrari，就选这个牌子吧。”

邹毅颌首领会转身走出，他明白老板是要彻底断了这位洛蒂小姐的心思。

洛蒂曾是段天年结婚前众多追随者中的一位，而随着段天年步入婚姻殿堂，他也逐渐淡出了这个夜色弥漫的圈子，而洛蒂与汪琳娜，则是仍穷追不舍的两位罢了。

可邹毅似乎记得Bonnie之前有提过，这位洛蒂小姐喜欢另一个牌子的轿车。看来段天年并非什么事都能做到事无巨细，又或是逢场作戏所以没放在心上？

邹毅将事情交代给Bonnie，转身又去了铜锣湾的Burberry。

霁月才下小巴，手提袋里的手机便响起来。

她翻了半天才拿出手机，一看，笑了起来。

按了接听键，那边霁曦清灵的声音就盖过来：“美女，看见我没？”

霁月左右张望转了一圈儿，方在街角对面的咖啡馆看到了玻璃窗里一头张扬卷发的霁曦，她正咧着一张大嘴笑得欢快地向她招手。

咖啡馆带着浓郁的意大利情调，霁月走进去坐到霁曦对面，桌上，霁曦早已为她点了拿铁，她笑起来，精致的脸蛋轻盈柔美。

“蜜月度完了？”霁月拿起马克杯，飘香咖啡沁入鼻腔填满胃腹。

“是呀，看我多好啊，回北京前特意让吕潇改了航班在香港停一天。”

霁月微笑看着对面欢快的霁曦，只见她晒黑了些，亚麻棕色的大波浪卷发长而妩媚地披在肩上，两只眼眨呀眨，像只好动的松鼠。

她垂眸放下马克杯，弯唇微笑：“谁像你，度蜜月真就度了一个月时间。”

“嘿嘿，羡慕了吧？找时间让天年哥也带你去补个蜜月啊，反正他现在是有的钱。”霁曦认识段天年的时间比霁月还要久，即便是姐姐与段天年完婚，霁曦仍习惯性地叫他的名字。

“我才懒得跑来跑去，到时头又疼。”霁月纤细手指握着马克杯，上面传来温热。

霁曦盯了她好一会儿，坏坏一笑道：“你想给他省钱啊？”

霁月白了她一眼，瞪着问：“你和爸爸说了吗？在这边待一天，也不提前告诉我，好让我去机场接你们。你的行李呢？吕潇呢？”

“哎，你问这么多，让我回答你哪个？”霁曦拧眉缩肩，掏出手机看了眼，方开口，“已经和老爸说过了，行李提前让人托运回去了，吕潇早就去找你老公啦，我们当然是住在你家嘛，这回我可要看看你在香港的房子有多大多气派，有没有你老公送给那些绯闻小女友的豪华。”

霁月一听，嗔怪地看了妹妹一眼，笑起来。

霁曦望着姐姐白皙的脸，双眸荡出一丝无奈，连她都不知道是该骂段天年在外面瞎闹好，还是骂这个姐姐毫不关心好。

霁月将马克杯放到桌上，顺势看向玻璃窗外斑马线上奔走的人流，她坐在窗内，一扇玻璃之隔，仿若将她与外面的世界全部隔离，似远又近，犹如她现在的生活，她拥有的婚姻。

婚后，她久居香港，家里人自是还没来过，而她与段天年的婚姻当年极为低调，也是她所盼的。

跟着段天年来了香港，这边又是另一番天地。知晓他们婚姻的人甚少，只有鲜少的几次私人聚会，段天年带霁月去过，而那之后几年过去，她也并未参加他与朋友的任何聚会，想必是取代她的那些年轻小姐更有魅力。

计程车开进小区，霁月的手机响起来。

她接起，那边已经出声询问：“你没在家？”

“我在外面，有事吗？”